

【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DOI:10.15986/j.1008-7192.2024.05.005

文化消费主义视域下青年精神生活的异化及其消弭路径

吴莉君, 叶荣国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文化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同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错误社会思潮,其推崇和宣扬过度消费的价值思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青年的精神生活,致使部分青年逐渐在文化消费狂欢、过度消费娱乐和追求标新立异中消解“求真”生活,弱化“向善”生活,并逐渐误导“尚美”生活。当前,文化消费主义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行其道,究其原因在于资本逻辑的裹挟渗透、科技与媒介“共谋”以及其对青年心理的迎合趋附。对此,必须要以强化政府有形之手引导文化健康发展、以加强媒介传播监管净化网络文化生态、以积极理性社会心态塑造青年消费素养和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青年精神生活等方面,有效抵制文化消费主义思潮的不良影响,实现青年精神生活复归本真。

关键词:文化消费主义;青年;精神生活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5-0028-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1]。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青年对精神生活的向往和渴求变得日趋强烈,致使文化消费成为了满足其精神需求和价值期许的重要途径。相较于物质生活领域,“精神生活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形式,是个体生活世界的重要方面”^[2]。然而,文化消费在资本逻辑的裹挟渗透下异化为文化消费主义,使得部分青年在追求美好精神生活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文化消费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令其价值观念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文化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思潮在文化层面的衍生和发展,其力图通过“满足人们片面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使其痴迷低级甚至畸形文化消费”^[3]。作为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错误思潮,文化消费主义近年来悄然兴盛于现实社会和网络虚拟空间,消解和冲击着思想还尚未成熟的青年精神生活与价值理念,且极易受其支配和控制。在文化消费主义的影响下,部分青年深陷文化消费主义的狂欢盛宴而难以自拔。因此,应深入研究文化消费主义对青年精神生活的影响,深度审视其根本原因,并给出更加有

效的对策予以应对,进而有效抵制文化消费主义思潮的不良影响,实现青年精神生活复归本真。

一、文化消费主义视域下青年精神生活异化之象

文化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渗透性较强和危害性极大的错误性社会思潮,其推崇和宣扬青年无节制地消费,过度追求精神文化需求,且沉溺于文化消费的无形钳制之中。这种畸形且错位的价值取向冲击和腐蚀着思想观念与行为选择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年,日益消解和弱化了部分青年对主流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致使其“求真”“向善”和“尚美”的精神生活发生异化。

1. 文化消费狂欢中消解青年的“求真”生活

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正在生成一种鼓励式消费的文化氛围。在文化消费主义的影响下,部分青年求真的理性思维出现退化而深陷全民狂热的消费文化图景之中,使其最终成为被规训的“乌合之众”,进而在文化消费狂欢中丧失其理性,消解其辩证思维获取“真知”的能力,其主要表现在:其一,“碎微叙事”削弱部分青年的认知能力。青年群体相较于其他受众

收稿日期:2024-03-27

基金项目:2023年度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23JDSZK046)

作者简介:吴莉君(1996-)女,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叶荣国(1974-),男,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E-mail:2051129224@qq.com

群体而言,往往更容易被文化功利化氛围中所描绘的“文化盛宴”所吸引,使其理性思维被削弱。因而,其是文化消费主义的主要“绑架”对象之一。“碎微叙事”迎合了部分青年当下文化消费狂欢的需要,使其逐渐陷溺于大量文化“碎片”之间所带来的欢愉和享受,沉迷于文化商品带来的“及时享乐”的感官刺激,导致其理性思维和理性追问能力弱化,对文化的认知能力往往仅仅停留于表面。由此可见,文化消费主义弱化了青年的理性思维,造成越来越多的青年向“注意力的结构和运作方式”^{[4]21}转变,甚至出现“白板化”倾向。换言之,价值的消解、精神的虚无往往与理性的丧失互倚。鉴于此,文化消费主义的“碎微叙事”在不知不觉中弱化部分青年的认知思维外,也在无形中影响着部分青年的价值观。其二,“短平快”的文化产品强化部分青年的思维惰性。青年时期应该是思维最活跃、求知欲最强的一个阶段,而在算法推荐的“短平快”的文化信息推送中,往往会造成部分青年囿于表象而将理性思维抛诸脑后。也就是说,部分青年面对繁芜丛杂的信息洪流时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不进行深度思考,“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5],长此以往,其逐渐深陷其中并失去了一切批判力,常常被虚拟的文化消费狂欢所钳制,最终导致迷失自我,丧失人生追求,理想信念走向虚无。

2. 过度消费娱乐下弱化青年的“向善”生活

道德生活是青年驾驭欲望、追求幸福和向往善的一种本质规定。但受文化消费主义的影响,部分青年的文化道德生活被空虚肤浅的娱乐文化所占据,表现出“及时行乐”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其精神世界的贫瘠、思维探索的退化,进一步遮蔽了文化的正向教化功能。鉴于此,部分青年在文化消费主义的渲染之下,“沉沦为‘动物性存在’,其精神生活也势必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和可能,不再是一个‘理性存在者’”^[6]。换言之,在部分青年眼中,真实和理性在充斥着曼妙与浮华的娱乐快感面前何足道哉,他们更愿意在“泛娱乐主义”所构筑的虚幻世界里偏安一隅。因而,部分青年在文化消费主义的影响和渗透下纵情“愚乐”,使得先天的道德律令和道德准则在“消费体验”中逐渐被遗忘,进而导致道德行为失范。追根溯源,一方面,深受文化消费主义侵袭之下的部分青年沉溺于感性的狂欢难以自控,无视基本的道德规范。

如对传统道德准则进行恶意的解读和挑战、对传统经典进行戏谑化的曲解和恶搞、制造虚假信息、炒作热点等,这使得部分青年在对娱乐文化狂热追逐的过程中陷入道德缺失的误区,进而逐渐忘却和丢弃传统道德底线。正如弗洛姆所认为的,真正的“幸福”就是“消费的更新和更好的商品”以及享受消费过程中内心被满足的“快感”^{[7]136}。与此同时,部分青年对庸俗同质的文化产品缺乏自制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沉迷于充斥着虚假、低俗文化内容的泛娱乐主义信息洪流中而难以自拔,并逐渐被对是非观念、道德判断和道德准则进行歪曲和恶搞的内容所侵蚀,最终导致自身善恶难辨。另一方面,娱乐生活本应是缓解青年的“良药”,但在文化消费主义所营造的文化景观幻象中,部分青年沉浸其中,且只“娱”不“乐”,过度依赖对“物”和“欲望”的虚假满足,逐渐沦落为查尔斯·泰勒笔下的“原子化的个人”。同时,文化消费主义引诱部分青年渐渐陷入符号堆砌的拟象世界之中,在这里,善恶、是非、真假已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他们所过度追求的是具有文化符号象征意义的“物”,模糊和颠覆人们既有的道德认知与道德判断。因此,在无理性、无秩序的嬉闹娱乐文化怪圈里,部分青年的道德意识会逐渐丧失,最终滑向文化消费主义所设置的道德行为失范的无尽深渊。在文化消费主义的魅影中,青年的“道德生活”被“牟利生活”所代替、“共同体生活”被“欲望生活”所取代,沉沦为欲望的奴隶,其道德责任感和道德关怀也变得遥不可及。

3. 追求标新立异中误导青年的“尚美”生活

审美是“实践活动中所实现的‘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8]180}。审美即生活,其同样是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在文化消费主义的浸染下,“有些文艺作品违背历史事实、违背生活规律、是非混淆、善恶不辨、美丑不分,搜奇猎艳、低级趣味、一味媚俗,沦为追逐利益的‘摇钱树’、感官刺激的‘摇头丸’”^{[9]118},致使部分青年的审美趋势流行化、审美对象媚俗化、审美观念功利化。即是说,文化产品过度满足人不当的欲望、突出感官刺激,很大程度上会误导青年的审美认知、偏离崇高的审美取向,进而沉溺于庸俗的审美体验而无法自拔。其一,劣质庸俗且批量生产的文化内容致使部分青年审美偏差。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的一些低质量的文化产品在资本的增值狂热中大行其

道,使其不重视文化内涵、“转向了对大众审美欲望的满足与开发”^{[10]165},不再以寓教于乐为根本目的,而是文化的商品属性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对部分青年的思想认知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在线教育夹杂大量游戏广告变得低俗化、文旅消费失去文化内涵进而误导青年历史观文化观、影视剧为博“眼球”肆意篡改历史事件不利于青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除此之外,大量的暴力破坏欲、软色情等劣质文化商品在一些文化资本平台问世,助长“审丑浪潮”庸俗文化流行。当前,青年群体的生活充斥着娱乐气息,其被各类光怪陆离的娱乐文化所包裹,这在无形之中造成其审美认知的偏差,进而很有可能发生认同或效仿这种缺乏美的意蕴的庸俗文化。长此以往,部分青年就会在庸俗文化的“甜言蜜语”中丧失批判力与鉴别力,进而栽进劣质文化的畸形审美之中,沦为低俗文化的“傀儡”。其二,视觉消费带来的幻化感降低部分青年审美素养。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技术下的视觉消费给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消费体验”,其幻化感力图通过“持续视觉刺激”帮助部分青年获得瞬间快感、激发青年欲望,使得部分青年对文化商品审美表层化。在此情境下,部分沉浸在“审美幻想”的青年会无形中迷失在浅表化的审美愉悦和审美体验中,被肉身快感和低俗狂欢所左右,忽视对自身审美素养的提升,难以思考文化产品的深层次意蕴。也就是说,这种缺乏审美反思的青年不仅会降低审美素养,还会在“审美物化”中丧失审美选择和审美品位,更会加剧发现“天地之美”审美能力的下滑。

二、文化消费主义视域下青年精神生活异化之因

文化消费主义思潮的生成与传播有着诸多因素,而青年之所以会掉入文化消费主义的逻辑陷阱,既是源于资本逻辑与网络媒介等的推波助澜,又是由于当前文化消费主义思潮不断甚嚣尘上对青年心理的揣摩与迎合,最终导致其深陷文化消费主义的空幻泥淖。

1. 经济因素:资本逻辑的裹挟渗透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的无序扩张是文化消费主义生成和盛行的深层根源。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11]158}。“资本害怕

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12]871}。在资本的介入和驱动下,文化生产、内容和形式呈现出商品化、娱乐化和符号化的功利性色彩,刺激人们无休无止地过度消费,引诱人们对精神感官享受的过度追求,进而导致部分青年的精神生活逐渐为资本所侵蚀。

其一,资本为实现增值促使文化消费的“泛娱乐化”,易使部分青年丧失理性判断力。资本逻辑对文化产品的裹挟渗透,捕捉和触动着青年的趣味神经,刺激着青年的娱乐味蕾,使其沉溺于文化消费主义的景观世界里。当前,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与控制下,文化产品的过度商业化和文化消费的过度娱乐化是对文化消费的偏离,其所鼓吹的精神享受、思想解放等错位价值观受到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群体的“青睐”。如此一来,文化产品创作的迎合受众需求的感官娱乐淡化了部分青年的人生追求和理想信念,也在一定程度上退化了其是非判断能力,这又在无形之中不断刺激其虚假且无度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就是说,经由资本裹挟的文化消费主义不断诱导着青年紧跟异化的文化消费浪潮,致使当前文化消费所具有的审美等价值已被资本逻辑强势辖制,人们仅仅停留于视觉化、感官化的文化消遣层面。鉴于此,资本为了增加利润,将原本作为人们精神食粮的文化产品降格为纯粹的敛财工具^[13],进而造成快餐式娱乐消费模式,这不仅使部分青年在文化消费主义所设的空洞而又虚幻的“趣味陷阱”中无法脱身,更造成人发展的异化,进而不利于其理性成长。其二,资本的逐利性和排异性促使文化生产和文化创作过度商业化。正是由于资本不断获利的本性,使得各类文化产品以逐利为目标进行批量化和产业化生产,进而沦为简单的流通商品,不再帮助人们陶冶情操,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本来的精神意义。即是说,在利益追逐和资本魔力的驱动下的文化消费主义当下要做的就是如何能够使人深陷无节制的消费以及对感性欲望的追求中而不能自拔,而不是怎样生产出丰富和提升大众精神生活质量与层次的文化产品。像现在文化市场中抗日神剧的创作、网红节目的制作等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正是资本运作的结果。如此一来,文化创作的创新性动力、想象力空间以及批判性潜能日趋式微,而文化产品当下最重要是能

够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最终导致文化市场日趋功利化,文化充盈精神和慰藉心灵的价值不断被忽视和思考。

2. 传播因素:科技与媒介的“共谋”

文化消费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得益于科学技术和网络媒介的“共谋”,是其强有力的“助推手”。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变革,人们日益步入一个消费的世界,媒介传播与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紧密联系,而受到利益和流量影响的文化消费主义将会加剧青年群体精神生活的异化。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媒体应是舆论良心,但若运用不当二者的“共谋”将会使受众面临个性和理性的丧失。

其一,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在这个虚拟与现实并存的空间里愈来愈沉迷于文化产品的符号和象征价值来进行自我满足。在此情境下,处于发展期的部分青年由于沉迷于网络,加之算法推荐技术的精准投送,极易在“信息茧房”中造成道德认知、情感选择和审美关怀的缺失^[14],这也在无形之中不断消解着人的主体性,遮蔽着人的理性思维,使其逐渐滑向文化消费主义的深渊。与此同时,科技的发展促进了文化产品消费的虚拟性和便捷性,使得部分青年沉溺于虚拟空间沦为文化产品消费的手段,而这种“文化符号”消费一旦落入现实,幻象终将破碎。像一些通过话语、气氛和行为渲染刺激的网络直播,目的是让消费者为了所谓的“虚拟身份”而进行消费,但这种鼓吹无节制、无休止的文化符号价值消费无益于改变现实,这不利于其人格的健康成长。其二,在以流量为导向的媒介传播下文化精神日趋虚无化。在自媒体时代,各个媒体平台为了经济效益,往往传播的是能带来高流量的迎合受众需求的庸俗文化产品,这不仅将青年群体束缚在了文化消费主义精心打造的繁荣幻象内,而且使其长期无意识地沉浸在禁锢自我思维方式的文化消费中而不自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部分青年的价值虚无和精神失落。也就是说,真正具有精神内核的文化产品内容由于流量逻辑的引导在各大媒介平台得不到有效的传播,进而造成其传播愈来愈功利化和实用化。与此同时,媒体的核心追求就是“流量至上”,这意味着文化产品的消遣娱乐功能将占据主导地位,而能够给人们价值激励和精神愉悦的优秀文化作品往往需要让位,这也容

易导致部分青年在狂热的文化消费氛围中精神世界虚无、道德行为失范、自我本真迷失等问题。

3. 主体因素:文化消费的心理驱动

文化消费主义之所以盛行一时,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其对青年特殊心理的把握和驱动。青年尚处于未完全成熟的发展关键期,由于其辨别与批判能力相对较弱,加之社会经验相对较少,致使其极易受到文化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和侵蚀。由此可见,通过激发和诱导青年群体的标新、攀比、盲从等心理,可以实现对部分青年精神生活的改造,促使文化消费潜移默化地融入日常生活,进而为文化消费主义的风靡当下提供了心理基础。

其一,从文化消费主义的青年群体心理层面看,在多种多样的文化消费动机和心理因素的诱导下,青年群体的消费思维和习惯也在发生变化,让无节制的消费逐渐成为无意识消费的一部分。例如,利用从众跟风心理,商家以“流行”之物来大肆渲染人人都消费的虚假景象,将文化商品进行包装和宣传,通过引诱青年群体的消费心理、刺激其无节制消费^[15]。再如商家会利用攀比心理对青年群体进行心理暗示,促使部分青年为了所谓的“身份”和“品味”进行文化消费,来满足自身的炫耀和比较心理。其二,从文化消费主义的青年个体层面看,部分青年陷入欲望和虚假需求的沟壑,力图通过琳琅满目的文化产品消费来满足自己的精神生活需求。例如欲望引诱,“消费欲望造就了消费者,也成就了消费者社会的经济繁荣,这是消费社会得以产生和维系下去的重要心理机制。”^[16]商家在资本驱动下为了迎合个人的病态欲望生产形形色色的低劣文化产品,不断地制造和激发欲望,进而促进对其持续性的消费。此外,文化消费主义还借助求异标新心理实现对部分青年消费的操纵,往往通过消费各类与众不同的文化产品来彰显自身,进而获得空泛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致使其被束缚在“审美茧房”之中。鉴于此,青年猎奇、虚荣、追潮、攀比、盲从、标新等心理因素是实现文化消费“全民狂欢”,影响其精神生活异化的重要诱因。与此同时,文化消费主义制造出的文化景观致使部分青年逐渐形成了病态的娱乐成瘾心理,只得无休无止地消耗劣质文化产品。

三、文化消费主义视域下青年精神生活异化的消弭路径

当前,文化消费主义思潮影响着部分青年精神生活与正确价值观念的塑造。要想破除文化消费主义对部分青年的思想与行为钳制,必须以有效的应对之策对其予以抵制,以防止其进一步蔓延和危害青年。为此,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消弭文化消费主义对青年精神生活的影响和侵蚀。

1. 以强化政府有形之手引导文化健康发展

资本这个“无形之手”为文化消费主义的僭越和盛行提供了诸多便利。习近平曾指出,“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17]²¹⁹,所以要利用好资本在文化领域的优势,引导其健康发展。为此,必须发挥政府对文化消费主义治理的主体作用,净化网络空间,打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生态。也就是说,政府既要以相关法律法规规制和约束文化消费主义滋生蔓延之势,又要引导文化健康发展,以破除文化消费主义借助网络平台和网络资本对传统道德、主流价值的冲击和对大众思想价值理念的戏谑化、庸俗化、去崇高化。

其一,要以政府的“无形之手”对在文化领域肆意操作的资本加以规制和引导,净化网络文化消费环境。政府对于各种文化乱象要以行政和法律的力量加以管控,强化法治监督,加强网络审查,使得文化生产和消费在法治的“高压线”下健康运行。与此同时,政府应引导青年认清文化消费的误区,提高对高度资本化和市场化的文化产品的辨别能力,从而自觉抵制庸俗的文化内容,主动摒弃一些不合理的消费行为。唯有如此,青年才能科学地辨析文化消费主义思潮所倡导的价值认知和判断,进而更好地关注和选择文化产品的价值内涵,最终形成正确的文化消费价值观。其二,政府需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引导文化健康发展,帮助青年自觉拒斥资本带来的“文化垃圾”。当前,同质批量的缺乏营养的文化产品泛滥,而优秀的文化产品却由于缺乏快速传播的“爆点”、吸引眼球的“卖点”而得不到有效传播和展示^[18],致使部分青年的精神生活异化。对此,需要加大对资本的监管,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美德促使青年形成“节制”“慎独”的消费观念,要积极引导文化生产者在能够满足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优秀文化作品。与此同时,政府应大力支持文化创作者多生产一些包含科技前沿的新颖的文化产品,如积极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以及3D动画等技术在文化创作中使得青年身临其境的感受文化之美。

2. 以强化媒介传播监管净化网络文化生态

现代媒介技术具有“流量至上”和“逐利本性”的工具理性,在此传播逻辑下使得文化价值符号化、文化精神流失,更有甚者会陷入意识形态风险之中,使得部分青年理想信念弱化、道德行为失范,严重侵蚀其精神生活图景。对此,必须要加强大众媒介的传播监管和价值引导,规训网络媒介的工具理性,净化网络文化生态,使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19]。

其一,运用主流价值观的精神和内涵规制大众媒介传播,促使青年既能在网络空间接受充满正能量的文化作品,又能享受“文化盛宴”,进而不断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大众媒介要主动占领网络舆论高地,敢于同文化消费主义下部分青年的纵情“愚乐”作斗争,深刻批判其错误的文化消费行为,并对其进行及时引导的纠正。与此同时,网络媒介扩大传播充满正能量的优秀文化作品,营造良好的文化消费环境进而丰富青年的精神家园。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文化产品劣质化和批量化现象较为严重,这不利于青年接受内容丰富的文化精品。对此,要发挥媒介文化生产的价值牵引作用,促进媒介传递理性文化消费理念、传播优秀文化和先进价值的导向功能,用一系列优质的“文化盛宴”让文化“劣币”无处可传,让真善美的文化作品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其二,优化算法技术,强化对网络平台的监管,使青年能够接受更多优质的精神产品供给。在智媒时代,丰富多样的优秀文化产品受到算法机制的精准投放影响,迫使青年文化生活受到泛娱乐化、庸俗化的隐性束缚,因而能否激励和引导各类媒介增强文化责任感对推广优秀文化作品力度有一定的影响。像青年喜爱的微博、抖音、直播等娱乐方式,媒介有责任在信息推送中引导青年明晰正确的文化消费行为,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提升崇高的审美意识,而非一味地影响和左右大众的

思想观念与行为选择。

3. 以积极理性社会心态塑造青年消费素养

个体的心理需求是文化消费主义得以产生和传播的原因之一,要想有效抵制文化消费主义思潮中部分青年盲从、虚荣、攀比、标新等变异消费心理,应着眼于青年心理维度的关怀与引导,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消解文化消费主义对其精神生活的异化影响。因此,必须引导广大青年养成理性平和的文化消费习惯,形塑健康向上的文化消费心态,树立积极正面的文化消费观念,进而培育青年的文化消费素养。

其一,树立艰苦奋斗的幸福观培育青年积极健康的文化消费观念。相较于只为满足人们的自我虚荣、拜金娱乐和符号象征的异化文化消费,正确的奋斗幸福观引导广大青年养成勤俭节约的美德、鼓励其崇尚和热爱劳动,潜移默化中增强其适度消费意识和追求崇高价值意识。换言之,面对畸形消费模式和过度消费理念的荼毒和侵蚀,广大青年必须树立积极健康的消费心理,明确美好的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自觉抵制娱乐至上之风和拒斥拜金求名之欲,从而提升其理性消费意识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此来自觉摒弃文化消费领域的各种乱象。其二,健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引导广大青年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在资本逻辑的裹挟渗透和网络媒介的技术赋权下,文化消费主义通过更加新颖隐形化手段不断激发部分青年的畸形欲望,长此以往会侵蚀青年“求真”“向善”和“尚美”的精神生活。鉴于此,必须要发挥“三位一体”的教育合力,加强其对青年的督导和向导作用,筑牢青年的思想防线,力图通过包罗万象的教育内容形式提升青年文化消费素养。为此,既要加强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丰富其精神世界,也要重视道德教育提升其道德判断力和行动力,更要强化审美教育提升其甄别力和审美境界。与此同时,还要坚定文化自信,引导青年树立积极健康的文化消费心态。畸形的文化消费借助虚拟与现实间的差别,抓住部分青年想要消费的心理,对其用新的“外衣”来诱导和捕捉,是一种让人上瘾的“毒药”。对此,要把文化的正向教化功能发挥到最大作用,培养积极理性的消费心态,摒弃盲目消费行为,有效抵制文化消费主义对部分青年精神生活的吞噬和荒芜。与此同时,要引导青年在自觉辨识

和抵制文化消费主义的基础上,主动扎根文化土壤,坚持以促进自我发展、提高精神境界为准则,树立积极健康的文化消费心态,提升其文化消费素养。

4.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青年的精神生活

当前,部分青年之所以会深陷文化消费主义思潮的漩涡,致使其产生理性丧失、道德失范和审美异化等不良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进而极易被善于借势竞相发声的错误社会思潮的隐匿的意识形态迷了眼、扰了心。鉴于此,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对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引领,使其主动追求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免在文化消费主义的迷雾中导致其思想贫困、道德滑坡和精神失落。

其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之下培根铸魂,提升青年的文化素养。在资本逻辑和技术赋权的裹挟下,文化消费主义过度引导人们追求精神满足的“空中楼阁”,企图以泛滥的物欲享受蛊惑青年的价值取向,进而分化和污化了其心理和思想层面。对此,要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既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戳破文化消费主义的符号假象,从而不断提升青年的理论素养,自觉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也要以完善的培育和践行机制将主流价值观融入青年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此过程中要顺应青年的文化消费习惯,从而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其二,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之下融通古今,重塑青年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是人们对生活意义、生存价值和生命归宿的一种精神与文化认同”^{[20]5}。然而,部分青年的情感化认同的心理需求极易沉沦在文化消费主义的异化价值观中,造成其精神家园的荒芜。对此,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其进行推陈出新,既顺应“时”与“势”,又运用“道”与“术”,使其成为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营养剂”,进而丰富青年的精神家园。

概而言之,极具迷惑性、娱乐化、隐蔽性的文化消费主义在资本逻辑、媒介传播和心理作用的多重因素驱动下造成青年群体真善美的精神生活异化。因此,应对青年进行积极的思想教育与价值引导,使其理解文化消费主义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错误思潮,其侵蚀着个体的精神生活。青年应学会把握文化消费的“度”,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文化消费主义予以抵制和遏制。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万美容,曾兰. “90”后大学生精神生活优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创新[J]. 思想理论教育,2014(6):51-55,72.
- [3] 仰义方,谭雪敏. 文化消费主义的表现形式、生成机理及其纠正进路[J]. 思想教育研究,2021(2):89-93.
- [4] 韩炳哲. 倦怠社会[M]. 王一力,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 [5]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冯克利,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 [6] 郑志康. 网络文化消费主义对青年精神生活的侵蚀与应对[J]. 新疆社会科学,2023(3):115-124,151-152.
- [7] 艾里希·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 孙恺祥,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 [8] 孙正聿. 哲学通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9]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M]. 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 [10] 奥利维耶·阿苏利. 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M]. 黄琰,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陆书剑. 网络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的青年精神生活透视[J]. 思想教育研究,2022(11):110-116.
- [14] 毕红梅,赵本燕. 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异化及其消弭路径[J]. 理论导刊,2019(7):108-112.
- [15] 张龙丽. 文化消费主义的衍生机制、样态演变与纠治路径[J]. 理论导刊,2024(2):56-61.
- [16] 孙建茵,冯引. 鲍曼消费主义文化批判思想探析[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65-72,191.
-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8] 左路平,朱玉利. 文化消费主义的现实样态、作用机制及其应对[J]. 思想教育研究,2021(5):103-109.
- [19] 蔡小菊. 文化消费主义的三重逻辑批判及其应对[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4):119-127.
- [20] 欧阳康. 民族精神:精神家园的内核[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

The Alienation and Elimination Path of Youth's Spiritual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sumerism

WU Li-jun, YE Rong-guo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consumerism is a false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that runs counter to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its value thinking that celebrates and promotes overconsumption affects the spiritual life of contemporary young people in a subtle way. As a result, some young people gradually dissolve the “truth pursuit”, weaken the “goodness seeking” and mislead the “beauty reverence” in their life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carnival,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entertainment and the unconventional esthetic trend. At present, the reason that cultural consumerism can be so popular lies in the spread of coercion of capital logic, the “joint boos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edia, and its appealing to the psychology of young people.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visible hand of the government to guid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enhance the supervision of media communication to clean up the online cultural ecology, and shape the youth's consumption quality with a positive and rational social mentality. I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use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to lead the spiritual life of young people, so as to effectively counter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al consumerist trend and realiz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piritual life of young people to its true nature.

Key words: cultural consumerism; youth; spiritual life

【编辑 吴晓利】